



春秋左氏傳

再刻

十三  
十四

三十一

服部文庫

117

205

7



春秋

左傳卷十三

成公盡十八年



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晉

侯使郤犇來聘已丑及郤犇盟

郤犇郤克從父兄弟夏季孫

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

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前年七月公如晉使至是乃得歸

郤犇來聘且涖盟

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

聲伯之母不聘

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

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

昆弟之妻相謂

為姒穆姜宣公夫人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

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

外弟魯于奚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

卻犢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

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

亡言不與卻犢婦懼能忿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

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婦

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也又不能字

人之孤而殺之宗愛也將何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

婦也傳言卻犢淫縱所以亡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蒞盟也卻犢

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周公楚惡惠襄之偪

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

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

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明年周公出奔傳鄆周邑秋宣伯聘于

齊以脩前好鞏以前之好晉卻至與周爭郟田郟溫別邑今河

內懷縣西南有郟人亭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

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郟氏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

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

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蘇氏即

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傳襄王勞文公而賜

之溫在傳二狐氏陽氏先處之狐秦陽處而後

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

卻至勿敢爭傳言卻至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

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棧成而使歸復命

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為明年

門外張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

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史顛秦

晉卻欒盟秦伯于河西就盟范文子曰是盟也何

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會所信之始也始之

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

瑣澤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書

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子天

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宋華元克合晉

楚之成終前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

夫楚大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

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也贊幣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鄭伯如晉聽成也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鐘鼓也卻至將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驚而走出子反曰曰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

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聞缺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看乾而不食所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

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  
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

結好鄰國所故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

以蔽扞其民及武夫止于扞難而已言公侯之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

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

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

夫以從已志使侵害鄰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

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天下有

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其

武夫以為已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  
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

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

伐為十六年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泣盟報郤十

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地晉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

謙辭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夏五月公自京

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

伐秦曹伯盧卒于師盟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

傳

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

命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

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

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為卻錡卻克子故曰嗣卿為十七

平晉殺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請先使王

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

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及諸侯朝王遂從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

成子受服于社不敬服宜社之肉也盛以服器故曰服宜出兵祭社之名劉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

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以致禍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

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

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膳祭肉戎有受

服神之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惰則失中

和之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干瑕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

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益曰宣己命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

公秦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

夫人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碎驪姬也

舉所恃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

用能奉祀于晉傳十年秦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

之師傳十五年秦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

是穆之成也成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

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

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命命而討秦時無諸文公

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遺于

西也造成也言晉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迭我殺地好絕我好伐

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散離我

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

君之舊勳納文公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在僖三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穆公弗聽而即

十三年

左傳

卷十三

七



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嗷命秦使闞克歸楚求成

年楚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也逞快穆襄卽世

康靈卽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又欲

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

邊疆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也悛改伐我涑川俘我王宮涑水

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

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

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利吾

有狄難謂晉滅路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

夷傷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

也狂宜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也延長而欲徼福于先君獻

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

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

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甲厲公之命宜言寡人

稱君也君又不祥也祥善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及與

也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齊各如赤狄之女也齊狄伐而獲之納諸

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

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

豈敢微亂微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

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使

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

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

罪正秦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荀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

庚代荀卻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卻錡荀盩佐之

同代趙趙旃將新軍代韓厥卻至佐之代趙旃卻毅御戎

欒鍼為右卻毅卻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

有大功師軍帥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

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

秦爵戰敗績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

漏傳文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

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逐晉侯于新楚逐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

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六言瑕晉地

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

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訾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反軍

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遂從而

盡焚之焚燒也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知子駟子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

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

宣公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欣時國人皆將從

之不義負成公乃懼成公告罪且請焉請留乃反

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夏衛

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秋叔孫僑如如齊逆

故曰歸

女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

侯臧卒五同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

年奔晉強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擘送

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是

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恐之違大國必安民

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衛侯饗

苦成叔成叔甯惠子相根佐禮惠苦成叔傲甯子

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

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

柔德雖設兕觥然不用以兕觥彼交匪傲萬福

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情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爲二十七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

鄭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

其郛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

得定其封疆今許以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

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

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辭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言其事盡其事

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非

聖人誰能脩之此五者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

惠子立敬妣之子衎以為太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妣定公妾衎獻公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

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

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烏呼已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

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鱗衍之大母象

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

衛寶器盡寘諸戚寘置也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為

援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仲

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象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癸

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以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

及民歸也公至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楚

左傳 卷十三 十一

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

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

其太夫山不書氏明背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會孫冬

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

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許遷于葉許與

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二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

執某侯稱人示眾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義者諸侯將見子

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

應天命不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

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

卒為下宋亂起楚將北師侵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

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

十二年子囊莊王公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

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

乎言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

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

庸用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為明年

敗楚於鄆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右

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之

孫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

少司寇鱗矐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

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

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

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

戴族也華元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右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

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右曰右師苟

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

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

免宋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戍桓公會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

亡必偏偏不盡魚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

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

使攻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者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

室故去族魚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以示其罪

上睢水名五大夫畏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

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魚府曰今不從不

得入矣不得復入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

逐則決睢滋滋水涯決壞也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

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

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晉三

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樂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

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

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為十七年晉殺

三郤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

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十一月會之言不可廢

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許靈公畏福于鄭請

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夏四

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各未同盟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



也子罕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晉侯使欒廩來乞

師將伐鄭廩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背盟無禮秋公會晉

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

隨不見公不及鄆陵戰故不公至自會無公會尹

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曹伯歸自京

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茗丘晉地舍

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

逐之國人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平許魯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乙酉刺公子偃魯

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

求成于鄭汝水之南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

城為晉伐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

懼敗諸汧陂敗鄭師也欒懼戴公退舍於夫渠不

左傳卷十三

微宋師不鄭人覆之敗諸為陵獲將鉏樂懼宋恃

勝也為陵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鳶為晉故也

鳴鳶在陳留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

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

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

燮佐之代荀郤錡將上軍代士荀偃佐之代郤錡

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

韓代趙旃將新軍郤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

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甲讓有禮故戊寅晉

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鄭太

夫與往非使也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令尹將

左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

叔時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

也器猶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

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用利

而事節動不失利則時順而物成羣生上下和睦

周旋不逆動順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無二故

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

中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也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死者

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不施而外絕其

好義不濟齊盟不詳而食語言信不奸時以動禮

順時周四月今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民不知信

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至子其勉之吾

不復見子矣言其必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

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不整喪列志

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

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

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

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

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

敗也在傳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邲之

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皆晉之恥也子

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今我辟楚又益恥也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秦狄齊楚皆

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敵楚而已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九

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

而陳歷筆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何士曰塞井夷

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

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

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

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聞不可

失也其二卿相忌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

整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陳不違晦陰之盡

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躡躡喧譁也合而加躡陳合宜譁而益有聲各顧

其後莫有鬪心人所恤其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

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使大宰

伯州犁侍于王後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驕而左右何

也驕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上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

甚驕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戰乎曰

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

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

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

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

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公

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蹇

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蹇也。

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

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乃

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

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

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

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

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

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

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

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躡，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射子以王怒

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

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

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異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

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

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

發發一發以一矢復命而中卻至二遇楚子之卒

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弓也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韐之附在

君子也韎赤色跣法戎服若識見不穀而趨無乃

傷乎傷恐其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

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閒猶近也不敢拜命

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不敢自安為事之故

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三肅使

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

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

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卻至從鄭伯其右弟翰胡

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輅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

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

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毀中。熒，戰在閔

年。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

與車右不同，故首當戰。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

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

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乃止。

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茂。茂，為郤至見。欒鍼見子重

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

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

眾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間也。今兩國

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

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之。公許之。使行人執

猛，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

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

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之言，故致飲。受

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

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也。繕甲兵，繕，治也。

展車馬也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也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也脩陳

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縱也

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

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也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

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也范文子立於戎

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

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

是與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

之覆師徒者君不托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

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

朽王引過亦所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

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

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不敢不受言以義命已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

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

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宣

伯通於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



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隤申宮申勅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卻躒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卻躒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譖也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二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

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而又討我寡君

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

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

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

會于戚曹伯在外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以

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爲曹伯歸不以名告傳七

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

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

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為食於鄭

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聲伯四日不食

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

田焚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瑩以諸侯之師

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陳蔡不書公

與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

失軍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

反吾歸而君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子臧

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宣伯使告卻犇曰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

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

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

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

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

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

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

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愚情若去蔑與行父是

大奔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奔而惠微周公之  
 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  
 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適仇讎仇讎謂齊楚  
 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卻犇曰吾為子  
 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也敢介大國以求  
 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  
 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  
 相二君矣二君直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信讒慝而奔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

私不受卻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  
 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  
 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十二月季孫及卻犇盟于  
 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  
 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  
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初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孟靈公母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此僑如曰不可以再  
 罪奔衛亦聞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晉侯使卻至獻楚捷

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也伐功單子語諸大夫

曰温季其亡乎温季位於七人之下佐新室而求

掩其上稱已之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

亂何以在位怨為階夏書曰怨登在明不見是圖逸書

也、不見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

細微也以明怨答稱已之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會孫夏公

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六

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地秋公至自會無齊高

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無傳將冬公會單子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十有一月公

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十一月無

也、狸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貜且卒

無傳五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犢卻至楚人滅舒庸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

國為秦所滅時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

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於

楚侯孺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

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

水前年鄭晉范文子反自鄆陵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宗

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

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

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乙酉同

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于

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

衣乘輦而入于闕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昌闕巷門鮑牽

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慚臥於家夫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

謫譴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代高鮑處守高

谷鮑鮑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孟子訴之曰

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項秋七

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叛弱無咎子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初鮑

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上宰匡句須吉

上二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

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

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

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十

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

侯還不書圍畏楚救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

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玉瑰珠也泣而

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從而歌之曰濟洹之

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

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占之曰

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

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齊侯使崔杼為大

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國佐從諸侯圍鄭

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

故殺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

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

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

是為明年殺國佐傳幸大夫

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土胥

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而嬖

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犇與

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

轅繫之車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

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鄆陵戰樂書欲固墨郤至言楚有六問以取勝也

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鄆陵戰晉

也曰此必敗荀瑩佐下軍居守郤犇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

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會孫悼公君楚王也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

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鄆陵戰時楚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樂書使

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

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

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

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厲公將作難

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敵

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

左傳

卷十三

三

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

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

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

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

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

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罪孰大焉傳言卻至無反心壬午

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八百長魚矯請

無用衆公使清沸黓助之沸黓亦抽戈結社社在裳

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黓訟三卻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

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温季曰逃

威也遂趨卻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

可畏也或曰畏當為藏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

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

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

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

御姦以德德緩御軌以刑刑治不施而殺不可謂

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

請行遂出奔狄行去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



人有討於郤氏晉童劫而執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

職位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

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

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氏大夫家欒書中行偃

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不召韓厥韓厥辭曰

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

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

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

年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

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

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巢駕釐楚國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

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民不與郤

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

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

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不稱姬君無道齊殺其大夫國

佐國武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

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

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苑

已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

入而不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

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杯虛杯地闕丁

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

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

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

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

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

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亦所以能自固對曰

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

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象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始命

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

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

癡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

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師逃

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弃

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

明言其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國弱來奔

弱勝王湫奔萊湫國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

皆慶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二及不祀

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

以嗣子始命百官始為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

鰥寡惠及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

惡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

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魴子

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為

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為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繫糾也使訓諸

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

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其時之使卿無共

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

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犢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

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使訓卒

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

訓羣駒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之駒周禮諸侯有六閑馬

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駒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

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

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

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

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公如晉朝嗣君也未必皆在卽位之年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

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

城朝郟城郟幽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為人鱗宋向帶魚府

焉五年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

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

入謂本無位紹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曰歸

謂諸侯以言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

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宋人患之

西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

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大國無厭鄙我猶

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不然而收吾憎使贖其

政謂不同惡魚石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

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塞夷

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逞姦而攜服毒

諸侯而懼吳晉隔吳晉之道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公至自晉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君子謂晉於是乎

有禮有甲讓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

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為昏

公不徹樂張本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

城克彭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圍書

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樂書卒韓曰

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

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

師還畏晉強也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季文子問師

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

軍之佐也知伯荀罃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

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

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孟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

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

順也葬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春秋左傳卷十三

春秋左傳卷十四 盡九年

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仲孫蔑會晉

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稟命霸王非匹敵故夏晉韓厥帥師伐

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鄆鄭地

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邾子來朝冬衛

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晉侯使荀瑩來聘冬者十月

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鄆以待晉師

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巳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巳亥為正月正月無巳亥日誤

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

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

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謂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彭城降晉晉

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略之

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齊人不會彭

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公太子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荀偃

不書非元帥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於

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師齊魯曹晉師自

鄭以郕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郕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

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韓厥秋楚子辛救

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譙

鄭縣東北有犬丘城迂廻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

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

大國聘焉大字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

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鄭師伐宋書

從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踰卒書

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

葬速叔孫豹如宋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冬仲孫蔑會晉荀

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鄭以偏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城以彭齊侯伐萊萊人

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

者擇好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謚法

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楨梓之屬

以自為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

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

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

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季孫於

是為不哲矣言逆德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

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



頌，悉進也。界與也。備，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齊侯

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越疆送葬，非禮。召萊子

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為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

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

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已。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

暱我。言盟誓之言。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

輪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為政。為政卿。子國為

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

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會于戚，謀鄭故

也。鄭久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

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

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鄭，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

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

叛，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

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

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

鄭息，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苟營，能用善謀。穆叔聘于宋，通嗣

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

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

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偏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

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

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公至自

晉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

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陳侯使袁僑如

會陳疾楚攻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

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

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曆推戊寅七月十三

日經秋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克鳩茲至

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以

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

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

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

役也，所獲不如所亡。君當時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

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患故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

朝夏，盟於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知武

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大之禮。孟

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

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晉為鄭服，故

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

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戒，寡君願與一

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

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

盟於彤外。與士匄盟。彤，水名。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

嗣，續其職也。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

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

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

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

也偏屬也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

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祁午得位伯

華得官建一官而二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

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

有焉詩小雅言唯德之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

侯已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使荀會逆吳子

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

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晉侯

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晉侯

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晉

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

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

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

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臣聞師眾以

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

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能

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于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

怒君心言不取請歸死於司寇致於司寇公跣而

出口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

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

之過聽絳死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

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

禮食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士富為候奄代張老

會別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

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己酉

日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成公

公母妣葬陳成公無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無

定謚也赴同附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冬公如晉陳人

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

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

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今我易之難

哉晉力未能服楚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

喪乃止軍禮不陳人不聽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

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

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晉侯享之金

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

夏一名遏四日納夏一名渠蓋擊鍾而奏此二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縣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

四牲皇韓獻子使行人子貞問之行人通曰子以

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

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

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德受命作

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

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四牲

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乘四牲駢

故以此勞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耀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

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臣聞

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

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咨親為詢問親戚咨禮為

度問禮咨事為諏問政咨難為謀問患臣獲五善

敢不重拜五善謂諮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襯不

虞襯親身棺季孫以定妣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謂季

文子匠慶魯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

所議則為夫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

咎言襄公長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

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匠慶請木為定妣季孫曰略

不以道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

取為略遂得成禮故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

謂乎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

魯魯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此使助

魯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鄭今琅

縣邪鄭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

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微鄭無賦於司馬司

馬又掌諸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

為罪闕不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鄭以晉侯許之

為明年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傳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

人圍頓開何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

其使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

于魏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

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

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

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公曰后羿

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

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

康亦微物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恃其射也羿善射不

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弃武羅伯因熊羆麋圍

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

北海平壽縣東有寒浞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信

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

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浞詳羿猶不悛悛改也將

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

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



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浞因羿室就其如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

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國

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處澆

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靡自有

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

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

是遂亡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昔周辛甲之為

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

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

遠貌畫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于原

獸獸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念獵武不可重重

數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

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

猶輕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

功二也聳懼狎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

也。以德綏我，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鑿于

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鑿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冬

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敗於狐駘。臧紇

武仲也，鄆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蕃縣，東南有巨台亭。國人逆喪者皆鬻

魯於是乎始鬻鬻，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國人誦

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

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

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產父。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仲孫蔑衛孫

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往善道。大夫往會之，故曰

會吳善道地闕。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書名，罪其貪。公

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穆叔使鄆人聽命于會，故鄆見經不

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公至自會，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

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一月，公

至自救陳傳無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

至以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鄉士也戎

於盟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初即位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覲見也前

故將鄆大子巫書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

諸魯大夫也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吳子使壽越

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

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

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故孟獻子孫

文子會吳于善道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雩夏祭

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

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

不書旱楚人討陳叛故治曰由令尹子辛實侵

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

子謂楚其主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

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與兵

致誅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子

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詩曰周道挺挺我心

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

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局，明察也。講，謀也。言謀

事不善，當聚教，賢人以定之。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陵，殺子及，公子甲及王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

以為夏書曰：成允成功，信成，然後有成功。九月

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公及其會而不盟，非公後會益也。

以盟，告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鄆人所以見於戚會。

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行，子辛也。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

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

後，言晉力不能及，陳侯逃歸。冬，諸侯成陳，備子囊伐陳。

十一月甲子，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

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

階，西鄉。辛屯，家器為葬備，屯，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

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

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

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

左傳卷十四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

奔孫華秋葬杞桓公無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叔

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

書各桓公三與成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

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蕩子

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

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遂逐之夏宋華弱

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

勝音舟  
言難經  
武事也

善音舟  
初服夏  
為是

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了罕之門曰幾日而不

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

忿所以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鄆鄆恃

賂也鄆有貝賦之賂在魯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平四年孤駘戰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鄆屬魯恃

魯不致九輔助無何以還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始代父為卿見大財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且謝亡鄆聽命受罪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

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

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

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及杞

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

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

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

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遷萊于郕國高厚崔杼定其

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之子

**經**七年春郟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稱牲既日也卜郊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道假事難而城之秋季

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為災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

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

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

侯丙戌卒于鄆實為子駟所弒以癘疾赴故不書

於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鄭地陳侯逃

歸畏楚逃

**傳**七年春郟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

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

歸晉而歸

正其

歸

歸

歸

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上筮夫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是故啓

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

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

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

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

所以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子

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

難故不時報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癘疾

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

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又曰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

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

名起無忌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詩曰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

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恤

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民為德靖共其位正直為正正已正曲為直正人

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

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宣子朝遂老

韓厥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師長衛孫

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後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

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

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今吾子不後

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子無辭

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

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貌詩召

南言人臣自公門人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衡而委蛇必拆

季蛇家也從容也

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拆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

救之晉會諸侯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

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

子豐穆公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

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

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

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不書弒簡公生五年奉

而立之僖公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

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余楚人從



之為執 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鄭之 曰楚人執公子

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

屬 陳侯逃歸鄭會所以

**經**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鄭人侵

祭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 季孫宿

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

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 公至自晉無 莒人伐我

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

士何來聘

**傳**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

其多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辟罪也加

孫擊孫惡出奔衛孤之子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

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 鄭

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 曰小國無文德

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

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

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

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

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鄭伯獻

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

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莒人伐我東鄙

以疆鄙田莒既滅鄆魯侵其西界故秋九月大雩

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

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子穆

子展子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詢兆上

也職主也言既下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家族

也事滋無成滋益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

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

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

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

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

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今將背之雖楚救我

將安用之言失信得親我無成晉親鄙我是欲楚

左傳卷十四

以鄭為郟邑而又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如待晉晉君方

明四軍無關入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

卿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

之舍之子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

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

集就也言人欲為政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

是非相亂而不成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

適受其咎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乃及

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

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

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

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

郊保郭外曰郊馮陵我城郭馮迫也敝邑之眾夫婦

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暹暇也翦焉傾覆無所

控告翦盡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

愁痛夫人猶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

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

使行人子貢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亦不使一介

行李告于寡君行李，獨使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

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

圖之。為明年晉伐鄭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

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標有梅，詩召南

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

起。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

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

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

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

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

于襄王，以為子孫藏。藏之，示子孫。囚也。先君守官之嗣

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君子以為

知禮。形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何受之，所謂知禮。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初辛

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

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二月己亥，以長曆推之。

二月無已亥，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爲政。樂喜子宰也，爲政卿，知將。

有火災素戒，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火所未至，爲備火之政。

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揭，具緹缶，畚，箕籠也。揭，土輦也。

緹，汲索也。備水器，盆、壺也。量輕重，計人力也。蓄水，潦積土。

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表也。

道，火起則從其趨，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爲司

徒之所主也。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

守之民，使隨火。使華閱討右宮，官庀其司。亦華元

爲右師討治也。左師，使樂過具也。使其官屬。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

庀刑器，亦如之。樂過，司寇也。刑器，刑書也。使皇鄭命拔正出馬，工

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拔正

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徹

宮。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

鄉正，鄉大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夫享祀也。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

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

幣，無牲，用馬，祀。晉侯問於士弱。士弱，士渥濁之子，莊子。曰：吾聞

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對曰：知天道將災。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

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

放火建成之日大火星伏在日下陶唐氏之火正

關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關伯高辛氏之子

今為宋星然則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相土

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商人

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公曰可必乎

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穆姜薨於

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始往而筮之

遇艮之八三三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

言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震下兌上隨

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隨其出也史謂隨非君必

速出姜曰亡亡猶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

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象故姜元

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

德乃遇隨，无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

在下位。婦人里，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

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姤。姤，淫之別各。不

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

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難而

不德。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

之。隨所舉不失選，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

善。讓勝也。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

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

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

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魴，讓起佐上軍。

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軍將。君明臣忠，

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

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

弗能報也為十年晉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庚午

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罃七仞門于鄭門鄭城

門也三國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

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

于北門二國從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國

從新軍行甲戌師于汜眾軍還聚汜令於諸侯曰

脩器備兵器盛餼糧餼乾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

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肆青圍鄭肆緩也青過也

使諸軍疾病息其中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

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

復屬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吾

三分四軍分為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於

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猶愈於戰勝聚

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大勞未艾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諸侯皆

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鄭服故將盟鄭六卿公子駮駮子公子發子公子嘉

言同盟公孫輒子公孫蠆子公孫舍之子及其大夫門



子皆從鄭伯門子卿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

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

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駢趨進曰天禍

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大國不加德音而

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

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

墊隘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

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

荀偃曰改載書子駢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

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

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

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

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晉人不

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戊寅濟于

陰阪侵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

門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各五日晉各一

攻鄭三受敵欲以若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海津次于陰口而還陰只鄭地各子孔

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

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

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

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

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

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謂灌鬯酒也以金

稟祭先君也

石之樂節之以鍾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

廟為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

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

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

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

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

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

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符

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也明神不蠲要盟蠲索也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

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

聚以貸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

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賈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

禮讓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仍

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

不能與爭三駕三與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

服春秋左傳卷十四

